



房东

Fang Dong

先看《蜗居》后看《房东》

丁力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房东

Fang Dong



丁力
◎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东/丁力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8

ISBN 978-7-5624-6129-6

I. ①房… II. ①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0151 号

房 东

丁 力 著

策划编辑:陈 进

责任编辑:谭 敏 金建宏 版式设计:余筱瑶

责任校对:夏 宇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正街 174 号重庆大学(A 区)内

邮编:400030

电话:(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东南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5.875 字数:122 千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6129-6 定价:20.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目 录

1	001
2	007
3	014
4	022
5	030
6	038
7	045
8	053
9	059
10	067
11	074
12	080

13	087
14	094
15	101
16	109
17	116
18	123
19	131
20	138
21	145
22	153
23	159
24	165
25	172
26	178

1

刘佳丽有点讨厌黄守仁，见这个名字就讨厌，跟《白毛女》中的黄世仁只差一个字。

黄守仁是刘佳丽的房东，准确地说是刘佳丽的二房东。

二房东的德行刘佳丽是知道的，不是现在才知道，而是从小就知道。刘佳丽在很小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老电影，好像叫做《乌鸦与麻雀》，上面就有二房东的德行。当然，那是上个世纪前半叶的事情了，按照现在人的思维来表达，二房东的德行有点像领导身边的某些秘书，虽然自己并不是领导，但是却装得比领导还领导。外表装得很强大，骨子里自卑得不得了，越是自卑越要装得强大，越是装得强大表示越自卑，最后终于装得比领导还领导了。同样的道理，黄守仁只是二房东，并不是房东，但是他现在装得比房东还要房东。这不，又来要房租了。

其实收房租是天经地义的，只要好好地收，也不至于那么招人反感，问题是黄守仁每次来，都要没话找话。有时候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找茬，说刘佳丽使用的热水器是国家已经明令禁止使用的淘汰产品，不能用。有时候又装得非常负责的样子帮着刘佳丽查看防盗门安全不安全，并且说前几天对面那栋楼上刚刚发生了一起抢劫强奸案，到现在还没有侦破，等等。言谈之中还有意无意地向刘佳丽透露他是本楼的治保组长。更多的时候是做出非常关心的样子，问刘佳丽工作得怎么样，生活得怎么

样,有没有什么困难。如果有困难,跟他说一声。仿佛他这个治保组长有天的本事,完全可以罩着刘佳丽,如果刘佳丽靠上了他这座大山,在深圳就安全了。

刘佳丽终于明白,黄守仁实际上是喜欢她了。

按说深圳女多男少,作为一个女人,发现自己被男人喜欢是应该高兴的,但是刘佳丽没有,一点都没有。这么说不代表刘佳丽是个冷血动物,或者说刘佳丽还很小,还不打算找男朋友,而只能说明刘佳丽不喜欢黄守仁,一点都不喜欢。事实上,刘佳丽既不是冷血动物,也不是太小,刘佳丽是个二十九岁的未婚女人。女人二十九岁,就像一个熟得不能再熟的水蜜桃,如果再没有人来摘,就要自动滴水了。但是刘佳丽不喜欢黄守仁,要是像黄守仁这样的人也能来摘这个水蜜桃,她还能等到今天吗?

但是黄守仁是刘佳丽的二房东,刘佳丽又不得不经常面对他。因此,刘佳丽想搬家了。

其实,刘佳丽早就想搬家了,因为刘佳丽住的是亲嘴楼。

与公寓相比,亲嘴楼有众多的缺点。首先是没有花园,其次是没有凉台,还有就是户型和窗户的设计不合理,最重要的是亲嘴楼里面藏污纳垢,什么人都有。黄守仁说的对面那个楼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是他瞎编的,事实上,对面那个楼上住的是“鸡”,既然是“鸡”,发生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尽管亲嘴楼有这么多毛病,但是刘佳丽还是选择住在这里,因为亲嘴楼有一个最大的优点——位于市中心。

刘佳丽现在在一家证券公司上班。就像专门帮人家注册公司的中介机构喜欢选择工商管理局旁招摇撞骗一样,证券公司也喜欢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旁边开营业部,仿佛这样就证明自己的营业部跟交易所某种特殊的关系,可以知道许多内幕消息,如此就能够吸引更多的大户来这里开户。刘佳丽所在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就在证券交易所旁边,具体地说就是位于深圳市中心最繁华的蔡屋围,而刘佳丽所住的亲嘴楼就在蔡屋围,这样,刘佳丽上班就特别的近,近到中午可以回家睡觉,甚至近到上班的时候可以回家上厕所。别说,刘佳丽还真的这么做过。有一天上班,刘佳丽在电脑上忙,忙糊涂了,忙到下面发生泄露还不知道,等她感觉到腿根一热的时候,已经晚了,于是一下子弹起来,尽量夹着腿直接回家,回家换条底裤,垫上卫生装置,再回到写字楼,居然没有人察觉。这就是亲嘴楼的最大好处,位于市中心,离上班的地方近。

在来证券公司上班之前,刘佳丽曾经当过售楼小姐。刘佳丽在做售楼小姐的时候,和顾客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第一看地段,第二看地段,第三还是看地段。这句话刘佳丽当时说得很溜,不但能用普通话说,还能用广东话说,不但能用汉语说,还能用英语说。至于顾客是不是从她这句话中受到启迪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但是她自己肯定是深受启发了,所以,尽管她讨厌亲嘴楼,讨厌亲嘴楼的二房东黄守仁,但是她还是住在亲嘴楼。

这种第一是地段好,第二是地段好,第三还是地段好的亲嘴楼是深圳的土特产。如今深圳的市中心,三十年前是农村,准确地说叫做蔡屋围

村。三十年前,深圳在开发的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口号,就是那句闻名遐迩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根据这句口号,深圳的各方面建设都以效率为中心,以超常规的做法获得超常规的发展。其中最具有开拓精神的一条就是不给当地的农民“农转非”,因为一旦给他们“农转非”,就要给他们城市户口和粮油关系,就要给他们安排工作,不仅麻烦而且会增加政府的负担,既浪费金钱,又浪费时间,相当于谋财害命,当然使不得。大约是边陲小村的缘故,这些农民缺少见识,政府不给他们“农转非”,他们居然认了!既然认了,那么他们至今仍旧是农民,既然是农民,那么他们就必须享受一个最基本的权利——拥有土地——市中心的土地。农民或许愚钝,但是再愚钝的农民也知道不能在市中心种菜,于是他们因地制宜,在自己的土地上建起了房子。刚开始是建小二楼,后来不断地有一些北方来的人向他们打听房屋出租的事,于是他们就开了窍,将小二楼推倒,盖起了四层楼房。农民在把自己的楼房加高的同时,也顺便把面积向外扩张了一圈。后来四层楼房已经不能适应深圳发展对租房的需要了,于是又把四层楼推倒,建六层楼。在从四层楼改成六层楼的过程中,第一代都市里的村民的子女们也要成家立业了,于是干脆一改二,甚至一改三、一改四,终于,都市中心出现了一片又一片不伦不类的楼群,那些楼群当时被称为握手楼,因为它们挨得很近,像是两个五大三粗的人在握手。

从握手楼到亲嘴楼是进入新世纪以后的事。进入新世纪以后,深圳迎来了新一轮的发展,加上此时内地的职工下岗已经蔚然成风,而且大学

毕业生已经彻底不包分配,所以来深圳碰运气的人更多,原来六层的握手楼已经严重不能适应与时俱进的时代需求,于是,农民房再一次被推倒,重新建成了现在的八层楼。在从六层楼改建成八层楼的过程中,昔日的农民也已经更加彻底地城市化,他们的头脑也得到了空前的开发,基本上全面掌握了市场经济学当中的“利益最大化”原理,并且成功地将这种具有时代精神的原理应用到房屋建设中来,使宅基地的利用率实现了最大化,终于,握手楼就变成了现在的亲嘴楼了。

“亲嘴楼”有两层含义。一是两个楼之间几乎没有间距,就像当年李响形容她自己和米卢的关系,是零距离,或者干脆就像是一对热恋的情侣在接吻。二是真的能够亲嘴,只要两厢情愿,站在这个楼上的俊男可以和立在另一个楼上的靓女隔楼亲嘴。“亲嘴楼”由此得名,而且名副其实。

刘佳丽现在下班了,今天特别,刘佳丽下班之后直接回家。所谓特别,就是平常刘佳丽下班没有这么早,而且下班之后也不是直接回家的,而是在外面吃过饭才回去。在外面吃饭的原因是因为几乎天天有人请。前些时候行情不好,于是大户室直接改成了麻将室,反正行情不好,用大户们自己的话说,他们那些被套牢的股票就是连来三个涨停板也还是低于建仓成本,所以根本不用看,于是干脆打麻将。如今的证券公司服务意识比保险公司还好,一旦发现行情不好,他们也不搞什么讲座和行情分析了,直接为每个大户室配上麻将桌,于是这些大户们就关上门打麻将。证券公司这么做也算是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再说也没有超出经营范围,炒

股票是要钱,打麻将也是要钱,曾经还有人说过,说中国的股市其实就是赌场,而且是一个大赌场。中国的股市到底是不是大赌场不好说,但是证券公司为大户室提供麻将服务应该说是一种进步,因为它深受广大客户的欢迎。大户们是愿意在证券公司营业部打麻将的,在营业部打麻将安全,中午提供免费的午餐,而且还有年轻漂亮的小姐们桌前桌后服务着,多惬意!刘佳丽就是这些年轻漂亮的小姐之一。服务也不是白服务,晚饭是不用说了,平常营业部是下午三点半下班,但是人只要一坐到麻将桌子上,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不打到天黑是不会收场的,这就好比是花钱,只要是花公家的钱,那钱就不是钱了,不花完是不会撒手的。于是,刘佳丽们就只好陪着,陪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自然有赢家请客。所以,那些天刘佳丽是肯定会吃过晚饭才回家的。如果遇上哪一天赢家成了大赢家,而且这个大赢家大方,那么给刘佳丽们一张两张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特别,今天的行情突然抽风了,所以大户们的眼睛今天没有盯在么饼九万上,而是回到电脑的荧光屏上,所以刘佳丽今天就早早地下班了,所以下了班刘佳丽就直接回家。

当然,所谓的“家”也就是在亲嘴楼里面的一间出租屋。如果按照内地的叫法,不应该叫做“家”,而应该叫做宿舍,但是这里是深圳,按照缺什么想什么的规则,深圳人都特别渴望家,因此凡是住的地方一律称之为“家”,就像凡是跟自己上床的就一定称之为老公和老婆一样,而不像内地人那样躲躲闪闪地称为“朋友”“爱人”“情人”“皮绊”“姘头”等,所以我们还是称刘佳丽现在是回到了“家”。

这是一套两房一厅的出租屋，刘佳丽住一间，另一个比刘佳丽大一些的女孩住一间。“女孩”也是深圳的说法，凡是眼前没有配偶的女人都称之为“女孩”，管她实际上到底是女孩还是女孩的妈。既然刘佳丽都已经二十九了，那么那个比她大一点的“女孩”到底多大还不好推算吗？不知道这个“女孩”自己有没有孩子，如果有，并且正好是女儿，那么如果她女儿来深圳，母女两个“女孩”在一起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

刘佳丽不理解这些都市中的村民为什么要将亲嘴楼建成两房或三房的，既然是专门为出租而建设的，干吗不全部建成单身公寓呢？刘佳丽刚来深圳的时候在一个中学同学那里住了两天，那个同学住的房子就是单身公寓。单身公寓其实就是一间大一点的房子，前面是门，后面是一个凉台，凉台的一半被隔成一个小小的卫生间，剩下的这一半凉台上还可以安一个小煤气灶。紧是紧了一点，但毕竟是自己的空间，高兴的时候甚至可以一丝不挂，万一哪天特别高兴了，还能带来一个异性，反正也不用忌讳什么，多自由！不像这种亲嘴楼，硬是要做成两房三房的，几个人合租，总没有那么方便自在。

大约是回来太早的缘故，刘佳丽那天就遭遇了极大的不方便。

2

事实上，刘佳丽在开门的那一刹那，就感觉到了不对劲。亲嘴楼里面的房间都是两道门，第一道是铁门，也称为防盗门，第二道才是传统意义

上的门。防盗门的作用专门是为了防盗,实际上是铁栅栏,不挡风不遮光,就是起防盗作用,里面一道门既挡风又遮光,就是不结实,是木头做的,但不是正经的木头,而是人造木头,人造木头的外表比正经的木头还漂亮,可就是没有韧性,没有韧性就不结实,力气大一点的人使劲一脚肯定能把它踹开。所以,每次刘佳丽出门的时候,总是认真地把防盗门锁好,而木门根本就不锁,锁了也等于没锁,不如就那么带上。这样,每次进门的时候,实际上只要打开防盗门就行了,里面的门一拧就开了。刘佳丽是这样,跟刘佳丽合住的那个女孩也是这样,但是今天刘佳丽在开门的时候,防盗门只扭了半圈就开了,而里面的木门用手拧则拧不动。

刘佳丽心里面咯噔了一下,她马上就想起黄守仁说的对面楼上发生的事,于是,刘佳丽没有贸然地用钥匙继续打开第二道门,而是轻手轻脚地退回来,一直退到楼下。

楼下是一个小卖铺,这个小卖铺就是黄守仁开的。小卖铺虽然是黄守仁开的,但是黄守仁自己并不是经常在里面。黄守仁是二房东,又是治保组长,哪能一天到晚守着一个卖小卖铺呢。

刘佳丽身体退到小卖铺之后,眼睛并没有跟着进来,眼睛一直盯着楼梯口。

“黄老板在不在?”刘佳丽问。刘佳丽一边问一边把自己的脑袋变成单摆,两边晃,既要注意楼梯口,又要跟小卖铺里面的人说话。

小卖铺里面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估计是黄守仁的侄子或外甥一类。

“不在。”男孩说。

“有没有他的电话？”刘佳丽问。刘佳丽在问的时候，仍然保持注意观察楼梯口的姿态，因此表情严肃。

“有。”男孩说。

“快打他电话，说刘小姐找他，快！”刘佳丽说。

大约是刘佳丽的严肃表情起到了震慑作用，或者是刘佳丽的漂亮在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面前也是通行证，总之，男孩再没有多问，马上就照办了。

通了。男孩把电话交给刘佳丽，让她自己说。

“黄老板吗？我是 312 室的刘小姐。……对对，你快回来一下。……我房间里面好像有人。”

黄守仁来的速度之快超出了刘佳丽的想象。

黄守仁不仅自己来了，而且还带了几个人，而且这几个人个个表情严肃，手里还操着家伙，一副打架或抓坏人的样子。看来，他们跟黄守仁一样，等待这个时刻已经多时了，所以现在热情高涨，并且还有点激动。

“怎么回事？”黄守仁问。

刘佳丽把情况说了一遍。

“你留下，”黄守仁对其中的一个人说，“听见情况马上报警。其他人跟我上去看看。”

在从一楼上到三楼的过程中，他们非常小心，好像是美国大片上联邦特工搞暗杀。

到了 312 门口，防盗门是开的，或者说是刘佳丽刚才退下去的时候并

没有把它关上。

刘佳丽手上握着钥匙,但是并没有将它捅进锁眼,这时候她看着黄守仁,仿佛是问他该怎么办。

“会不会有枪?”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了一声。

声音虽小,但是威力蛮大,大到刘佳丽伸出去的手又缩了回来,大到大家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点,包括一直冲锋在前的黄守仁。

他们没有继续退,事实上他们也算不上什么退,只是象征性地退了那么一点。这时候大家都看着黄守仁,因为黄守仁是组长,组长现在是这里的最高首长。

黄守仁现在也很紧张,同伴提醒得对,如果对方有枪怎么办?黄守仁看了一下,他们现在是四个人,除了刘佳丽之外,真正能上阵的也就是三个,他自己,还有两个同伴,也就是他们刚才在一起打麻将的四个人当中的三个,另一个被他留在了楼下。黄守仁心里面盘算了一下,如果对方是人室盗窃的小偷,他们三个肯定是够了,毕竟邪不压正,他们是正义的,他们有后援,但是如果对方不是小偷,而是大盗,那就麻烦了。即便大盗只有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只要一把手枪,那他们也就只能“光荣”了。

这么想着,黄守仁就有点害怕,就想到了找警察,其实刚才一接到电话,在往这里赶的时候,他就想到了找警察,但是他觉得还是应该先见到刘佳丽,听刘佳丽说什么才决定是不是找警察。说实话,这是刘佳丽第一次主动找他,这里面包含着一种信任,甚至还包含着一种尊重,黄守仁不能辜负这种信任与尊重。见到刘佳丽之后,从刘佳丽介绍的情况看,没有

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怀疑里面有什么人而已,有没有人,是什么人,还很难说,所以黄守仁决定先上来看,看看什么情况再说。说实话,黄守仁当时多少有点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放大,所以没有找警察就上来了。

难道现在要全部退下去?退下去以后怎么办?找警察?要找警察只能打110,如果要找片区民警,可能到天黑也找不来。这也是深圳的特点之一,见警察比见市长难。深圳的马路上是没有警察的,深圳天气热,马路上的警察全部换成了电子警察,深圳马路上的电子警察的主要任务也不是抓坏蛋,甚至完全不能抓坏蛋,深圳马路上的电子警察的主要任务是收罚款,据说每天收的罚款都是以十万元计,难怪深圳做系统集成的公司都愿意到内地的城市去帮着免费安装电子警察,条件是三年之内罚款对半分。深圳不但马路上没有警察,深圳的住宅小区或者是这样的“村”里面也见不到警察,深圳的住宅小区里面最常见到的是保安,深圳的“村”里面最常见到的是黄守仁这样的治安员或治保组长,普通老百姓要想见到警察,必须要越级,要找到社区警务办。警务办以前叫治安办,现在改了,改叫警务办。找到警务办之后,你就可以见到警察了,但是见到的只是警察面带微笑的照片,而不是警察本人。警务办里面挂了这个片区的警察照片,而警察并不在里面,在警务办里面值班的是“协警”,协警不是真正的警察,而是协助警察办事情的“三无人员”——无深圳户口、无私人住房,离“三无”差得不远。普通有户口有住房的居民如果真的遇上什么事情,找到“三无”也就算找到顶了,要想见到照片上的那个真正的警

察,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照片上的警察是片警,在警察队伍当中,片警或许是最基层的警察了,但是到了下面,那就是最高首长,至少在“二无”和保安员眼睛里绝对是这样的。事实上,这些“二无人员”除了协助片警工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伺候片警,拍片警的马屁。这也难怪,对于“二无人员”来说,片警就是他们的绝对领导,就是他们的老板。伺候领导和拍老板的马屁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幼儿园小朋友都要学着拍阿姨的马屁。君不见现在电视广告上都有一个小朋友问另一个小朋友:“你送了吗?”既然小朋友都这样,何况“二无”呢。如此,老百姓见到片警的时候,片警总是前呼后拥,一副大首长下来视察的样子,比市长下来气派多了。这么说并不表示在深圳找警察难,其实只要打110,找警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普通老百姓有几个遇上什么事就打110的?别说普通老百姓一般不会打110,就是治保组长黄守仁现在已经遇上事情了,他也不愿意打110,如果打了,警察赶来,兴师动众地把房子围起来,然后把门砸开,结果里面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有,但不是大盗,而是跟刘佳丽合住的另外一个女孩,怎么收场?

“会不会是跟你合住的那个女孩?”黄守仁问。

黄守仁这样一问,大家立刻就轻松了不少,包括刘佳丽也轻松不少。

“不知道,”刘佳丽说,“或许吧。”

刘佳丽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注视着黄守仁,这种注视与刚才电话里面的声音一样,表达了一种信任与尊重。但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现在黄守仁是亲眼所见,所以这种信任与尊重得到了加强,使黄守仁当场就